

又见茶马古道

“蜀山之王”脚下的古道

◎高富华

翻越大相岭后，进入汉源县(原名清溪县。民国时期，因与贵州省清溪县同名同音，复改名汉源县)。出清溪县城经九襄、宜东，继续西行至三交坪，飞越岭横亘在眼前。

“在从雅州出发后的第三天中午，我就攀上了第一个关口的顶点。我朝西望去，看见了我人生中迄今为止最美丽的画面。河流将山谷雕刻得形状各异，远处的高山被白雪覆盖，高耸壮观，甚至不亚于喜马拉雅山。

“我对自己说：就算这次探险我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但仅仅就是这样的景色就已经让我感觉值了。”

1930年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到康定收集动植物标本。他说的关口，就是飞越岭垭口。

站在飞越岭垭口，葛维汉看到了“蜀山之王”贡嘎山的雄姿。在考察日记中，他兴奋地记下了那一瞬间的感受。

飞越岭是汉源、荣经、泸定三县的界山。山顶有一个垭口——飞越关，海拔2800多米。飞越关的北侧为桌子山，海拔3000米；南侧为马鞍腰，海拔3600多米。双峰左右耸峙，飞越关是一天然隘口。

报春花：古道上的“红军花”

从汉源县宜东镇三交坪到飞越岭垭口，大约有7.5公里。由于沿大渡河峡谷有了公路，往来行人不再从这里经过，古道已近荒芜，荒草丛生。一路走来，沿途是层层叠叠的花椒园，半颗米粒大小的花椒挂满枝头，空气中弥漫着花椒清香。

大青石铺成的古道，如今大多已被灌木丛遮掩。古道边，残垣断壁不时出现，是以前茶马古道的幺店子(背茶脚夫投宿点)。

古道上一株株绿叶红花的植物顽强地从青石缝中钻了出来，下小、上大、平顶，煞是好看。虽然有些稀疏，但花开正艳。随着地势越来越开阔，红花由稀疏的三五株一丛，再到七八株一小片……再后来是漫山遍野，开得红红火火，轰轰烈烈，大地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。

当地人称这种花为“转转花”。1935年6月初，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，正是“转转花”盛开的季节，后来当地又称之为“红军花”。其实这种花的学名叫“报春花”。

1903年6月，有着“植物猎人”之称的英国人威尔逊经过飞越岭，他将采集的报春花标本和种子带了回去。如今飞越岭上的报春花，已开遍了欧洲园林。

虽然威尔逊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，但同样也关注沿途的风土人情。在他留下的照片中，不仅有清溪县城，也有茶马古道上的背夫，为今天研究茶马古道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资料。

越过飞越岭，下山依然是7.5公里，便到了泸定县化林坪。

“中间阔数百亩，土厚而腴，流泉甘美”，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对化林坪的军事地理位置如此评价道。化林坪是山谷中的一块台地，因清康熙年间始派五百兵士在此驻守，被誉为“川边第一重镇”和“西陲首府”，也曾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第一重镇。

今天的化林坪只是一个有两百余户人家的小山村，石板小巷，土墙木屋，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。

当年，中央红军长征从大渡河流域转战青衣江流域，飞越岭是主要战场，曾发生过激烈的“飞越岭激战”。红军长征路和茶马古道合二为一，再加上花期较长的“红军花”，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，虽然交通不便，依然挡不住游客的脚步。

中峰往事

◎郭维祥

弯一倒拐呈“L”形。有粮站、供销社、卫生院、乡政府和几十户人家，几家小饭馆，一不小心就走过了。这里的男人们习惯抽叶子烟，店铺里都有售卖，街上一直弥漫着叶子烟的味道。

印象中的供销社左右街边各一处，卖些农人需要的农具、简单的家用物品。玻璃柜台里，雪花膏、百雀羚铁盒的冷香混合着帆布鞋的橡胶味，在售货员算盘珠的噼啪声中发酵。那些年，供销社的人都比较拽，因为是吃公粮的，歪(凶)得很！我对此敬而远之，很少去买东西。

卫生院很小，只有几个医生，偶尔生病，也去那里看病。更多的时候去私人诊所“整药”(名山人称拿药为“整药”)。

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本乡农民子弟，由于交通不便，初中生基本上都住校。除了家在街上的，还有个别学生借住亲戚家，我就一直住在舅舅在乡政府的办公室里。

当时住在街上的，还有杨晓芹、郭孝斌、文平、赵汝恒、季先，周末我们偶尔聚会，买上一点瓜子、花生、熟食，在赵汝恒家打“牙祭”，天南地北地谈天说地。他们几个爱打扑克，赵汝恒的父亲是乡干部，藏书不少，我不喜欢打扑克，就挪掇他趁赵叔叔下乡的时候，把家里的书偷偷地带出来给我们看，《红楼梦》《呼啸山庄》《玉蜻蜓》《昙花梦》等一些文学书籍就是在那时读完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文学诗歌潮流涌动，波及到山乡中学。当时中学生里流行一篇写中学生早恋的文章叫《柳眉儿，落了》，我们几个懵懵懂懂的初中生，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商议办个油印小报，名字就叫《柳眉儿》。

好友季先，出生书香人家，由她父亲主办了家庭小报叫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，在邛崃名山一带小有名气。自然，我们的《柳眉儿》的油印大任就交给了她。

蜡纸在钢板上簌簌颤抖，季先握着铁笔的手微凸青筋，她父亲学校的油印机是我们秘密的潘多拉魔盒。

《柳眉儿》不知出了几期，后来就真的落了。不仅舅舅反对，教育再三，我们在中峰街上相约时，看到戴着黑框眼镜的教导主任穆贵林老师扫了我们几眼，他镜片后的目光像生锈的剪刀，心里不禁打了几个寒颤，于是各自作了鸟兽散。后来我才读懂老师的目光，那是在修剪过早绽放的花蕾。

出街不远，就是我们的学校。学校在山坡上，一层一层台地上去，最下边紧挨稻田的路边就是高大枫树下的大操场，我们也曾经在这个操场上为那些个篮球打得好的男生们喝过彩。

高台就是舞台。这个高高的土舞台上，学校的“五四”青年节通常会在哪里举行文艺演出，主要是各个班级学生表演诗歌朗诵、独唱等节目。学校里除了成绩优异的学生受到大家钦佩外，文娱方面表现突出的风云人物、青春偶像也往往在这个小小舞台上崭露头角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当时流行的《妈妈的吻》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《江南雨》等歌曲传唱到山村学校，迪斯科、吉他弹唱等节目频频上演。毛加虎、周奇豹、杨雪芹、文平等一批文艺骨干，成为学生中的知名人物，备受异性同学的青睐。虽然物资贫乏，课业繁重，但青春期仍然暗流涌动，异性间一些青涩情愫在懵懂少年的心中蠢蠢欲动，正如歌德在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中的描述：“哪个少女不怀春？哪个少男不钟情？”

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基本上来自农村，因为家离学校较远，需要住校。由于家境都不大富裕，能够直接用现金换取饭菜票的不多，每到开学，大多数同学都用一个大的夹背子(一种编织更精细的背篋)背满东西，夹背子最下边是换饭票的大米、上学的书本资料，上边就是衣物被子枕头，满满一背子，好沉，十二三岁，背着走十几里路，到中峰学校，累得贼惨。我是母亲按月邮寄生活费，不用背米换饭票，但周边同学的生活艰苦，还是让我很快地懂事了许多，感悟到冻疮是土地盖在脚背上的印章，米粒在算盘珠间滚动的声音是另一种形态的丰收。

教工宿舍进去就是四合院似的混合教舍，方正的院子中间是女生宿舍，宿舍边上种满了桂花，一到秋天香气四溢。屋角上挂了个简易的钟，专门有敲钟人敲钟上下课。四周平房多为教室，也夹杂着教工宿舍。

我们当年的教室很简陋，是一排旧的瓦房，没有安玻璃窗，夏天窗户是敞开的，冬天用塑料薄膜钉上，经常破损，风吹进来，冷飕飕的。那时，经常停电，我们的早自习和晚自习基本上是靠煤油灯照明。更谈不上配备冬季取暖的设备。学生们通常都穿黄胶鞋或蓝胶鞋，因为常常下雨，棉鞋基本上穿不着，冬天好多同学都长冻疮。

即便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，老师们的教学仍然十分认真负责，我们的班主任陈大泽老师，文采飞扬，对作文的遣词造句要求非常严格，月考作文不及格，就不能休月假；头发花白的程锦霞老师，年近四十，半路出家，用带着名山腔调的口语，教出了高分学生；数学老师李永田虽然不苟言笑，衣着不修边幅，但学识渊博，讲解几何证明题时却是那么

的浅显易懂……

我的同窗同学们，这些出身寒门的农民子女，为了跳出“农门”，找到“铁饭碗”，在当时只有考上中专或大学才是唯一出路的情况下，他们常常是下了晚自习，还不离开教室，总是挑灯夜战到12点才休息，早上5点过便开始晨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87届雅安地区中考时，我们班毛彦英同学以平均98.5分摘取全地区状元，班上还有几个同学考上了中专，一些同学考上了县上的重点高中。彼时，他们坚韧的毅力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，一度时期沉迷武侠、言情小说，荒废课业，87届中考没能考上的我，十分的惭愧。

中考的迷茫和失落过后，在父母的鼓励下，我再次踏上了去中峰场补习的路。

油印机的滚筒还在记忆里转动，只是这次滚出来的不再是《柳眉儿》，而是模拟试卷苍白的脸。收敛了贪玩之心后，我起早贪黑，一心扑在学习上，终于在88届中考时考上了甘孜州农牧学校，给三年的中峰学习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初中部校舍再往上爬，就是小学部了。小学部再往上，就是农人的山地，种满了庄稼。后来，全新的教工楼就建在山坡上，周围都是农人的油菜花。我们的毕业照就是在满山的油菜花和全新的教工楼背景下照的。

外间左厕所右食堂。食堂的饭用学生带去的米做成大盒饭，下课我们去打饭，素菜几分钱一份，肉菜几毛钱一份，难忘蒜苔肉丝三毛钱一份啊。教工宿舍靠厕所那一头，有个校长夫人开的小卖部，可以买些烟酒糖果辣椒酱油的日用货。菜钱不够或是为了省钱，我们经常在小卖部买两分钱的辣椒酱一分钱的酱油下饭。我在这里彻底改掉了，在巴塘时挑食的坏毛病。

好多的人和事，早已模糊。只记得，毕业照上，我是齐眉刘海的学生头，穿的是那些年流行的红色飘带衬衫。

那青翠的山岗上，我们曾在树下读书背书，窃窃私语，也曾懵懂地儿女情长。

中峰，这个青春的场，不知迎接过多少年华初起情窦初开的少年，不知，多少人的青春在此度过。多少青春的梦想在此升起，多少生命的艰涩在此蜕变和成长。

老师教我们知识，岁月教我们智慧。

三十年后再看毕业照，油菜花的金黄早已渗透相纸。那个穿着飘带衬衫的少女始终站在镜头边缘，如同我们始终在城乡的裂缝间，半根系扎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，半枝叶伸向武侠小说的江湖……

